

Lt:Hrs

东盟文艺

统 筹：寒川

第 491 期菲律宾篇

组 稿 人：王 勇

煙酒诗

许露麟

明日的我会在昨日
昨日的我已在明日
常想不变则一直在变
不断地互相交换

刚把焚烧的烟蒂
拧熄在过去
又再点燃一根未来
让玄烟缭绕不散在时空

众多的爱慾和衆多的诅咒
就如此无止境
轮迴在明日与昨日之间
一次生和一次死

墙壁天花板全被燻黄了
整齐排列在书桌上的诗刊
也跟着我发黄
但没有事物就此情愿坠成落叶

皮囊像被揉皱了的纸张
每一条纹路都是干裂的沟渠
也是一堆捆绑着躯体的绳索
且裹不住一副已松懈的骨骼

就把肉体浸泡膨胀在酒精里
用枯指在荧屏重建一座城堡
匿居在一首一首诗的晦涩中
无须理也不必解地定格自己

没有诗集作为墓碑
名字都雕琢在酒杯上
留下那根根成灰的烟蒂
也不知失落在哪一方的尘土

纵横

陈默

清晨
望着儿女们
左一边 右一边
被双重书包压得
越远越小的身影
总感到自己脸上
纵横交错的纹痕
越来越明

深夜
看着儿女们
一回纵 一回横地
复习重重叠叠的功

课
削瘦的身体
益形佝偻

暮一抬头
朦朦胧胧地
望见远处
长大了的他们
竟已纵横天下

读后感

1, 王勇(菲律宾)

许多读过的非华诗人作品一直留存在我的脑海,比如陈默的《纵横》。陈默写过许多首有关父子女之间两代人的切身体验,并深刻反思下一代安身立命的挑战,这首《纵横》即其一。

第一段写看着上学的“儿女们/左一边 右一边/被双重书包压得/越远越小的身影”,“双重书包”既写课本多而重,也蕴含中文与英/菲文的双语教学的双重

份量,使得老父想要培育好子女的负担都加重了。第二段写“看着儿女们”放学后,“一回纵 一回横地/复习重重叠叠的功课”,意象又回到“双重”也即纵的中文、横的英/菲文的学业压力下。

前两段皆是铺垫,全诗的重头戏在第三段,“暮一抬头/朦朦胧胧地/望见远处/长大了的他们/竟已纵横天下”。“纵”是双关语,表示中西学问(纵的中文与横的西学)兼擅的子女,走出校门踏入社会,已然游刃有余,能够成为人生的赢家!

2, 吴青科(福建)

《纵横》这首诗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的“举重若轻”,它将深沉的历史和情感寄托在一个简单的、日常生活可触及的场景之中,反而更容易勾起读者对于诗歌背后故事的揣想。

现实与梦想、过去与未来,青春与衰老。这样一重重矛盾而关联的体验被作者巧妙地浓缩在“触目之间”,我想这正是作者对于诗歌、对于事物观察的深刻之处。不同于将诗歌理解为人为的复杂的情感之旅,《纵横》本质上算是一首真诚坦露、充满慈悲的杰作。

3, 纪鑫容(福建)

其以《纵横》为题,诗中又出现三次“纵横”,第一次纵横是指

期待文坛的“寒川现象”

王勇

新加坡文坛老友寒川兄持赠新著,一是其个人诗集《高粱三题》,一是其编著的《世说寒川》。今天先来推介众家评介寒川的《世说寒川》,新加坡《知识报》社长黄良裕在书序中指出,寒川以诗驰名,他是南洋的金门籍作家中,作品“原乡情愫表达最浓烈的一位”(台湾杨树清语)。“所以,当知道他在整理世人写给他的诗文,准备彙集成册以感谢文友给他的鼓励和肯定,便决定让知识报参与这项出版工作。”

《世说寒川》书中收入60多位诗人、作家、学者对寒川人格与作品的肯定。相识寒川30多年,深知他的仗义与热情,为人不计名利、无私奉献,如果穿越到古代,他称得上是一位仗剑江湖的侠客。也正是因为他的急公好义的文学服务,才有这么多海内外文朋诗友对他感念在

心,纷纷撰文赐诗,只要读一读书中三辑“诗歌寄语”、“世说寒川”、“作品评析”便可知晓,作者包括印尼、加拿大、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美国、汶莱、新加坡、中国大陆、台湾与澳门等国家与地区。

寒川兄的“文学回原乡”理念曾启发过我。为了把一些知名的已故与健在的非华作家和作品介绍到他们的原乡“福建晋江”,我联合福建省、市、县的文学机构发起举办过非华作家、诗人陈明玉、施子荣、林泥水、庄垂明、月曲了、平凡、施柳莺、黄梅、小华等等的作品研讨会,催生了一批研究非华作者的评论文章并刊载在海内外报刊,对推广非华文学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寒川兄还是印尼华文文坛的贵人,他在特殊年代为印华文友的作品发布与出版所做出的努力,无人可以复制。这份奉献,除了需要热



诚,更需要勇气,比如他在那个“排华”时期通过酒盒套装华文书刊“走私”带进印尼,除了勇气,还有运气,否则一旦被发现,必列入黑名单。

世华文坛需要涌现更多的“寒川”,形成“寒川现象”,则更能激发出文人相亲、相知、相敬的正能量!

静静读一首诗:《纵横》

父母脸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皱纹,第二次纵横是儿女们灯下埋头写作业的场景,第三次纵横是用以指儿女们长大后在各自领域有所成就。前后三次纵横间,可以窥见儿女已从当年苦读学习的孩子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大人,而父母也日益老去的模样。

其中,第一部分背影这一意象的呈现,便使得读者对这首诗的感觉陡然深沉、有所体悟。我们不知道写背影这一意象最有名的是朱自清先生《背影》中父亲拖着肥胖的身体爬月台,买橘子的背影感动了一代代人,那种对儿女背影的凝望,与此相类的便有作家龙应台《目送》中,有这样一段“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文章情感渲染不必多,重复出现的背影却让读者从中领悟到这种强烈的母子亲情。现实中,不管是母子,还是父子,始终都是在“目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渐行渐远,它可能是父母看着儿女成长,也可能是儿女不得面对父母年老离去的背影。从成长直至永别,不管是怎样的不舍,世世代代,皆莫能外。

陈默诗中的背影是给人带来的感受是那么的深沉,凝望中带着厚爱。无数昼夜交替的来回中,作者惊觉儿女的成长,感慨中带着不舍,亦有骄傲。令人读来心有戚戚焉,引发强烈的心灵共鸣。

4, 李燕琼(福建)

作为子女的我总害怕长大,所担忧的点并非长大后要面临的种种,而是怕双亲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老。

每次回家,父母总在为了你而忙前忙后;每次回家,父母总在默默低语,你们什么时候长这么大了;每次远行的我们又何时注意过父母的身影?

陈默的《纵横》从父母的角度出发,讲述了他们眼中的我们。我们是“被双重书包压得/越远越小的身影”,“复习重重叠叠的功课/消瘦的身体/益形佝偻”。前两段时间的跨度并不大,只是从清晨到黑夜,但最后一段却恍如惊醒梦中人,“暮一抬头/朦朦胧胧地/望见远处/长大了的他们/竟已纵横天下”。内心的身影和时间下的身影虽从外观下看成为了两体,但实为一体,是由幼长大成人的父母的孩子!

父母眼中的孩子压力重重,诗却选择“纵横”来讲述,形象生动。不论压力如何,我们都会一直停留在原地,而是会在社会的打磨中渐渐成长成为可以保护父母的力量!

5, 了尘(福建)

陈默是一位非华诗人,他的《纵横》是时间之纵,也是空间之横。这样一个时间上从早到晚,诗人触摸的是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双重书包”,“越远越小的身影”,这种压力已然转化为父母“脸上纵横交错的纹痕”;深夜亦是如此,“重重叠叠的功课”,削瘦了儿女们的身躯。

从晨至夕,星转斗移的转换,心理上却是由子女及父母,这就不是简单的时空转换,而是心理及对象的位移,即我们常说的“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已不只是儿女读书郎的事了。父母的深情就不止限于“看”,而是在内心深处深深的担忧和疼惜!值得欣慰的是:时间一晃如白驹过隙。长大的儿女们不辜负父母的期待,“竟已纵横天下”。

诗篇幅不长,意蕴深厚。传统简洁,又意味隽永,值得推荐。

6, 庄晓明(江苏)

读了非华诗人陈默的《纵横》一诗,深切地感到,全世界华人望子成龙的期待,给予子女学习的压力,都是一样的。而非华诗人子女所承受的压力似乎还更大一些,他们背

负着中文与英/菲文的双重书包,不敢懈怠,否则将影响他们未来在社会的立足。

虽说华人世界给予子女的学习压力都是很大的,而由此以诗捕捉到的“纵横”的感受,却是属于菲律宾华文诗人陈默的。

《纵横》诗共三节,由“纵横”一词为轴心,贯穿全篇。第一节是诗人望着儿女们沉重的学习身影,而感到自己不在为他们的操心中,脸上“纵横交错的纹痕”越来越明”;第二节是诗人看着儿女们“一回纵,一回横地”复习重重叠叠的功课,而感到自己“益形佝偻”下去;第三节,写诗人期待的幻觉中,长大后两节的“纵横”中超越出来,而“纵横天下”了。

《纵横》一诗的“望子成龙”的立意不能算新颖,然而,由“纵横”一词展现的菲律宾普通人家辛劳的生存场景,却深深打动了每一个读者的心灵——而他们对华文的重视,实际上亦从某个方面解释了,菲律宾华文诗人的作品之所以在东南亚华文学界如此出圈的缘由。

7, 椰子(菲律宾)

对海外华裔写作者来说,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所关涉的问题意识,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郁结。《纵横》的作者陈默先生作为在菲本土生长的诗人,坚持汉语为第一语言进行创作,但仍不时陷入两难的境地。

正如他在《水的传奇》中,自称“入了非华的容器/却被看成中国人。”另一首诗作《祖国》说“童年/祖国是个选择题/中国在/上午菲律宾在/下午//老来/祖国是/脚踏跳板/中国在那一端/菲律宾在这一端”,最后诗人感叹“无论坐上哪里/总是重重的摔下”。

上述两首和《纵横》有异曲同工之妙,把文化认同的矛盾抒发出来,在子女求学与中西兼顾的双重压力下,诗入也为此发愁而皱纹交错,但不同族裔的有机融合毕竟才能弥合裂缝,诗人深深地认同,并期待所有的华裔学子最终能够学贯中西,从而纵横天下。诸如此类

8, 刘正伟(台湾)

非华诗人陈默《纵横》诗分三段共十九行。前段描写清晨目送儿女上学的情景,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华人重视教育,但无形中课业也让学生喘不过气来,每天书包里的课本往往近乎超过学生的负荷,教育单位最视若无睹,望在父母眼里尽是心疼。

次段描写子女傍晚回来后复习功课到深夜:“一回纵 一回横地/复习重重叠叠的功课”,纵横交错、层层叠叠的功课与作业,仿佛永远做不完,让人无奈又不舍。第三段时间进展特快,转眼间子女已经长大成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成为国家的主人翁。

《纵横》诗主题在子女教育问题与关怀上,纪实的刻画著讽喻与期许。纵的是时间轴,横的是空间轴,全诗在时间与空间轴移动,构成历史的记忆与纪录。每一代人都是在这时间轴与空间轴的变化中度过,诗从而纪录了当时交会点的真实。

不过,东南亚华文前辈诗人普遍有的写诗形式习惯,往往是一行可以解决的,他们偏要分为数行,或许是华文教育深度的差异?或是词彙运用的多寡?或者想要制造诗“顿”的效果?不得而知。笔者试著调整陈默诗《纵横》:

清晨,望着儿女们左一边
右一边,被双重书包压得
越远越小的身影
总感到自己脸上
纵横交错的纹痕,越来越明

深夜,看着儿女们一回纵
一回横地,复习重重叠叠
的功课
削瘦的身体,益形佝偻

暮一抬头,朦朦胧胧地
望见远处,长大了的他们
竟已纵横天下

笔者试著调整陈默《纵横》诗,大家可以从十九行浓缩成十一行,诗的文字不增减一字,诗“顿”的效果制造的诗感也一样,但是篇幅与形式或许更见凝鍊与张力。仅提出浅见给大家参考。

